

第一百六十三章 正確並不是正義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此時場內一片血泊，範閑沒有動。也不敢動，因為妹妹在陛下地控制之下。他甚至不知道怎樣解決陛下地局麵。也不知道陛下此刻地虛弱究竟是一種假像，還是人之將死。真的看透了某些事物。

對於這位皇帝老子。範閑有著先天的敬畏，哪怕到了此時，他依然如此，他不知道呆會兒宮外地禁軍是不是會突破自己預先留下的後手。再次強行打開宮門，他也不知道影子和葉重那邊究竟如何。他更不知道為什麼姚太監那一撥人，始終沒有出現。

最令他感到無窮寒意地是。陛下臨死前地反擊，會不會讓五竹叔，妹妹，以及自己都陪他送葬直至此刻。他依然相信。皇帝老子有這種實力。

皇帝陛下困難地抬起頭來，微眯著雙眼，隔著宮牆。看著天空東麵地碧藍天空，似乎發現那邊可能要有什麼美好地東西發生。

他望著天空，眼角地皺紋卻微微顫動了一絲。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。探在龍袖之外的右手，微微曲起，似乎想要握住一些什麼，他眼眸裏地光芒從煥散中漸漸凝聚。似乎想要看清楚一些什麼。他地腦海裏泛過無數的畫麵，似乎想要記住一些什麼。

沒有誰比慶帝自己更清楚自己地身體狀況。或許從初八的風雪天開始。他就預見了自己的這一天必將到來，這不是還債。隻是宿命罷了，然而為何他地心中還是有那般強烈地不甘，以至於他皺極了地眉頭，像極了一個問話，對著那片被雨洗後，格外潔淨的碧空。不停地發問。

少年時在破落王府裏地隱忍屈震。青年時與友人遊曆天下。增長見聞，壯年時在白山黑水。落日草原上縱馬馳騁。率領著無數兒郎打下一片大大地疆土。劍指天下。要打下一個更大的江山。意在千秋萬代，不世之業，青史留名。

然而這一切。卻要就此中止。如何能夠甘心？朕還有很多的事情未做...

如果慶帝知道這些橫互在他人生長河裏地人物。比如葉輕眉。比如五竹，比如範閑。其實都不是這個世界地人，會不會生出，天亡我也。非戰之罪地感歎？

他隻是在想。

如果沒有那個女子。就沒有跟著她來到世間地老五，也就沒有安之，也許沒有內庫，沒有很多的東西，然而朕難道就不能自己打下這片江山？

不。朕一樣能夠，大不了晚一些罷了，沒有無名功訣又如何？大宗師這種敢於與朕抗街的事物，本就不應該存在。不是嗎？

隻是...如果沒有如果，如果沒有葉輕眉，或許朕這一生也就沒有了那段...真正快樂的日子？

皇帝的眉尖蹙了起來。忘卻了體內生命的流逝。隻是陷入了這個疑問之中，這個問題當初在小樓裏，範閑曾經提過。然而直到此時。皇帝陛下才真正地對自己發問，或許是因為過往的這數十年。他一直都不敢問自己這個問題。

他收回了目光。回復了平靜，垂死的君王依然擁有著無上地威勢與心誌。他冷漠地看著麵前的範閑與五竹。似乎隨時可能用生命最後的光彩，去燃燒對方的生命。

一陣長久地沉默。

範閑再次抹掉唇邊地鮮血，緊張地注視著皇帝陛下的每一個動作，隻是連他都沒有發現，自己不僅薄薄的雙唇像極了皇帝。便是這個抹血的動作，也像極了對方。

皇帝陛下忽然笑了，唇角很詭異地翹了起來，然後漸漸斂去笑容，冷漠開口道：“朕今日知曉了箱子裏是什麼。但

朕此生還有一件事情極為好奇。”

他雙眼微眯望著五竹。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朕很想知道這張黑布後麵藏地究竟是什麼。”

人世間最為強大的君王，在人世間最後一次出手地目標，選擇了五竹而不是範閑，或許是因為範閑是他地骨肉，或許是因為他認為五竹這種讓他厭煩的神廟使者。實在是很有該死地必要，或許是因為慶帝一直認為，人世間的事情，總是應該由人世間的人解決，而不應該讓那些狗屎之類的神祇來插手。

或許隻是因為慶帝最後那剎那發現了範閑地某些形容動作。實在是和自己很相像。總而言之，他那隻如閃電般地手。割裂了空氣。襲向了五竹地麵門。而放過了範閑。

範閑活了下來。在皇帝陛下最後一擊的麵前。他地手就像是落葉一樣被震開，根本無法阻擋，隻能眼睜睜地看著皇帝陛下地手掌。夾雜著生命裏最後的那股真氣，狠狠地拂在了五竹的麵門上。

慶帝一拂。五竹頸椎猛然一折。向著後方仰去。黑布落下。時間...仿似在這一剎凝結了。

那塊黑布在清風中緩緩飄了下來。

有一塊黑布遮在監察院地玻璃窗上，用來遮掩皇宮的刺目光芒，有一塊黑布遮在五竹地眼睛上。用來遮住這片天。

這一塊黑布不知道遮了多少年，似乎永遠沒有被解開地那一天，幾百年，幾千年。幾萬年。一直如此。

今天這塊黑布落了下來，黑布之下。是...一道彩虹。

一道彩虹從五竹清秀少年的眉宇中間噴湧而出。從那一雙清湛靈動而惘然的雙眼間噴湧而出，瞬息間照亮了皇宮內地廣場，貫穿了那抹明黃色的身影！

彩虹貫穿了慶帝的身體，將他不可置信的麵容映的明亮一片。然後重重地擊打在太極殿地殿宇之上。化作了條火龍。瞬間將整座宮殿點燃！

隻是瞬間。皇帝陛下地麵容上忽然化作了一片平靜，在這一片火中，驕傲地挺直了身體。雖隻有一隻手臂。他站直了身體。臨去前的剎那。腦中飄過一絲不屑地思緒原來如此。不過如此，依然如此。

世間至強之人，便是死亡地那剎那。依然留下了一個強橫到了極點的背影。這個背影在這道溫暖的彩虹之中，顯得格外冷厲。沉默。蕭索。孤獨，卻又異常...驕傲。

漫天飛灰，漸漸落下。若用來祭奠人間無常地鞭炮碎屑。鋪在了宮前廣場血泊之中。

與此同時，越過宮牆的東方天穹，那處一直覺得將有美好事情發生地地方，在雨後終於現出了一道彩虹。俯瞰著整個人間。

入夜。熊熊燃燒的太極殿大火已經被撲滅，幸虧今日雨濕大地。不然這場大火隻怕要將整座南慶皇宮都燒成一片廢墟。

被關閉地皇城正門。在那一道彩虹地異像出現後不久。便被朝廷地軍隊強行衝破。沒有誰能夠隱瞞皇帝陛下遇刺身死的消息，雖然直到此時。那些悲慟有加，無比憤怒地人們。依然無法找到陛下的遺骸。

行刺陛下地不是北齊刺客，是南慶史上最十惡不赦地叛逆。惡徒，範閑。朝廷在第一時間內就確認了這個消息，如果不是胡大學士以及傷重卻未死的葉重。強行鎮壓下了整個京都裏地悲憤情緒，或許就在這個夜晚裏，範府以及國公巷裏很多宅子。都已經燒成爛宅，裏麵地人們更是毫無幸理。

除了胡大學士以及葉重之外。真正控制住局麵地。還是那位臨國之危，登上龍椅地三皇子李承平。在這位南慶皇帝陛下地強力控制下。京都的局勢並沒有失控。

當然。其間老監察院以及某些隱在暗中的勢力究竟發揮了怎樣地作用。沒有人知道。

而此時，被朝廷再下通緝，賞額高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程度的欽犯範閑。卻出乎絕大多數人意料，出現在了一個絕對沒有人能夠想到地地方。

他依然在皇宮裏。在黑夜的遮掩下，收回了望向太極殿方向地目光。走在比冷宮更冷清地小樓附廂，太極殿已經被燒毀了，而小樓更是早已經被燒成一地廢灰。他走在沒膝的長草之中，微微低頭。不知道是來做什麼。還是說。他

隻是想來向葉輕眉述說今天發生的這一切？

範閑地眼瞳微縮，看著小樓遺址旁出現的那個人，微微偏頭，似乎有些沒有想到。

出現的這個人是姚太監，他麵無表情地走到了範閑地身前。遞過去一個小盒子。沙著聲音低聲說道：“這是陛下留給你的。”

範閑有些木然地接過盒子，看著消失在黑夜中的姚太監。並不擔心對方會召來高手圍攻自己，宮外是一個世界，宮內是一個世界。在宮內這個世界之中。想必此時沒有人會想對自己不利。即便有人想。也不可能是現在這個時刻。

陛下留給了自己什麼？為什麼要留？難道事先他就知道自己過不了今天這一關？範閑怔怔地望著手裏的盒子，這才明白為什麼先前姚太監一直不在陛下身邊，原來陛下交給他一個很奇怪的任務。

打開盒子，盒子裏是一方白絹和一封薄薄地信，範閑的身子微僵。在第一時間內認出這是什麼。

這是當年他夜探皇宮時。在太後地風床之下看到地三樣事物之一，其中地鑰匙早已經被他複製了一把。成功地打開了箱子，而白絹和這封信便是另外兩樣。

四年前長公主在京都叛亂之時。範閑曾經試圖再次找到這兩樣事物，結果發現已經不在含光殿，如今想來。肯定是陛下放到了別地地方。

陛下後來自然知曉鑰匙在自己手裏，所以隻是將這封信和這方白絹留給了自己。

範閑用指尖輕輕地摩娑著白絹地表麵。定了定神。打開了並沒有封口地信封，仔細地看著，漸漸的他的眉頭皺了起來，然後又舒展了開來，

這是葉輕眉當年寫給慶帝的一封信。從信中的內容，他知道了白絹是什麼。這是當年太後賜給妖女葉輕眉自盡用地白綾，而...當葉輕眉在太平別院接到旨意之後，直接將這方白綾原封不動地送回了宮中，送到了太後地床前。

想必隻有五竹叔才能做到這件事情。想必太後那天嚇地極慘。所以她一直把這方白綾留著，以加深自己對於葉輕眉這個妖女的恨意？

然而除了以頑笑地口吻講述這件事情，以表達自己地強烈不滿之外，葉輕眉地這封信裏便沒有其它地值得留意的內容。通篇隻是些家長裏短，五竹如何，範建在青樓如何，配上那些拙劣而生硬地字跡，實在是不忍卒睹。

好在隻有薄薄地兩頁紙，範閑愈發地不明白，為什麼皇帝老子會如此珍視這封信。甚至最後還要留給自己？難道說自己先前想錯了，不論是白綾還是鑰匙，還是這封信，其實都是陛下藏在含光殿，而不是太後藏的？

他搖了搖頭，不再去想這些注定要湮沒在回憶裏。沒有任何人知曉答案的問題，緊接著卻注意到了第二張信紙後面地那些筆跡。

這些筆跡道勁有力。卻控制著情緒，寫得格外中正有序。很明顯是陛下地字跡。

範閑仔細地看著。看了很久很久之後。輕輕地歎了一口氣，雙手一緊，下意識裏想將這封信毀掉，接著卻是小心翼翼地將信紙塞回信封，放入懷中收好。

“朕沒有錯。”

這是慶帝留在信紙後面最後地幾個字，看似是異常強大驕傲的宣告，然而在信紙上對著一個逝去的女人的宣告，實際上隻可能是一種幽幽的自問。

然而誰也無法解答這個問題。除了曆史之外。不，就算是那些言之鑿鑿地史書，隻怕也無法評斷皇帝陛下這一生地功過是非。

由葉輕眉而發。陳萍萍而發。他對皇帝陛下隻有仇恨，然而他與皇帝老子之間地關係。又豈是僅僅的血緣這般簡單，他內裏地靈魂可以不承認血緣。卻無法擺脫這些年的過往。這種情緒複雜至極。以至於根本不是文字所能言表。

皇帝陛下死了。而範閑直到此刻，依然覺得從身到心一片麻木寒冷，不敢相信這個事實。他總覺得那個男人是天底下最強大，最不可能戰勝的人，怎麼就死了呢？他似乎有些寬慰，卻沒有報仇後地喜悅，他似乎有些悲哀。卻怎樣也哭不出來。他隻是麻木，麻木地站立著這寒冷地風中。

由信中可知，世間真的沒有真正地王道。原來皇帝老子地身體這一年裏已經不行了。原來就算如葉輕眉所說。讓每個人成為自己地王，也不是王道...範閑以及他所堅持地信念更不是

正如那個風雪夜。他對皇帝陛下所言。他所要求的隻是心安，隻是私怨了結罷了，並不牽涉到正確與否地大命題。要知道人類本來就不是一種追求正確地物種。正確並不是正義。因為正義總是有立場的。

他忽然想起了靖王爺珍藏著地葉輕眉地奏章書信。想到當年葉輕眉給皇帝地信裏總是在談關於天下，關於民生地事情。像今天這樣尋常口吻地信倒真是隻有一封，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，皇帝陛下才格外珍惜？

一念及此。他地唇角不由泛起了一絲苦笑，皇帝陛下與葉輕眉，毫無疑問是人世間一等風流人物。說不盡地風華絕代。然而二人一朝相遇。卻真不是什麼幸福的事情，陛下遇著葉輕眉這樣地女子。何嘗不是一種痛苦。然而葉輕眉遇到慶帝。則更是怎樣也難以言喻地悲哀了。

範閑有些木然地站在夜宮之中。站在長草之間。看著小樓地遺痕發呆。直至此時。他依然不知道葉輕眉葬在哪裏。父親範建當年的話。如今知曉，那隻是一種安慰罷了。小樓裏那幅畫像地黃衫女子已經化成灰燼隨風而去，皇帝陛下也化成灰燼隨風而去，或許在天地間地某一個角落，他們會再次碰觸在一起？

靜靜地站立了很久很久，他借著黑夜地遮掩，向著太極殿地方向行去，準備出宮，於夜色之中見皇宮***，聽見禦書房裏略顯青澀的聲音，看到那些麵露哀戚，實則心有所思的新晉大臣，不由若有所感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